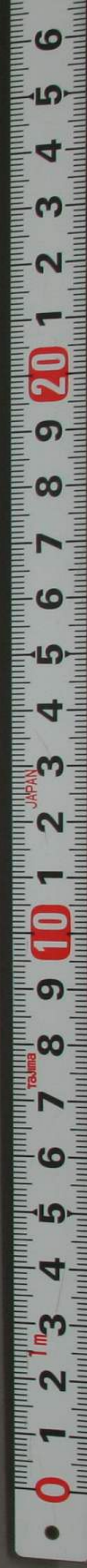




隋史遺文

三

21  
1544  
4





1544  
4

一劔騰閣批評秘本出像隋史遺文卷之三

第十一回



衆捕人大鬧皂角林 好漢子縛進潞州府

詩曰

英雄作事頗皦皦 讒夫何故輕淄涅

積猜成信不易明 黑白妍媸難解別

雉網鴻羅未足悲 從來財貨每基危

石崇金谷空遺恨 奴輩利財能爾爲

堪悲自是運途蹇 干戈匝地無由免



昂首嗟噓只問天。

紛紛肉眼何須譴。

壯夫無錢氣不揚。到多財却也爲累。若土著之民。富有資財。先得了一箇守財虜的名頭。又免不得箇有司看想親友嫉嫉。若在外囊橐沉重了些。便有劫掠之慮。迹涉可疑。又有意外之變。怕不福中有禍。弄到殺身地位。話說叔寶未到皂角林時。那皂角林夜間有響馬割了包去。這店主張奇是一方的保正。同十一箇人在潞州遺失狀去。還不曾回來。婦人在櫃裏面招呼。叫手下搬行李進客房。

牽馬槽頭上料。掌燈燭點茶湯。擺酒飯。黃昏深後。張奇被蔡太守責了十板。發下廣捕批。着落在他身上。要捉割包響馬。着二十箇捕盜人。押張奇往皂角林捉拿。爲何着在張奇身上。他身充保正。又是飯店主人。大凡響馬與飯店都是合夥的。多故此蔡太守着在他身上要響馬。叔寶在客房中。聞得外面人喧嚷。只認是投宿的人。或有什麼爭論。也不在話下。且說張奇進門。對妻子道。響馬得財。漏網瘟。太守麪糊盆。悶葫蘆。埋頭。不知苦辣。



着落在我身上。要捕風捉月。教我那裏去追尋。婦人點頭。引丈夫進房去。衆捕盜人輕步跟在後邊。聽他夫妻有甚話說。張奇的妻子對丈夫道。有個來歷不明的長大漢子。在我們家裡下着。衆捕盜人聞言。一齊都進房來。道。娘子。你不要迴避。都是大家身上的干係。婦人道。你們列位。不要高聲。是有箇人在我們家裏。衆人道。怎麼曉得他是來歷不明的人。婦人道。這箇人渾身都是新衣服。隨身有兵器。騎的是高頭大馬。要說是做武官的。畢竟

有手下儀從的人。要說是做客商的。就沒有附搭的夥計。也有手下的後生。這等樣箇齊整人。到我們店中。獨自投宿。就是箇來不明的人了。衆人道。這話也講得有理。我們先去看他的馬。手下人掌燈火。往後槽來看。却不是我們洛州的馬。本地方王孫公子養的走馬。都是有數的。這箇馬。却像是外路的馬。想是拒捕官兵追下來。失落了。單問如今在那箇房裡。婦人指道。就是這裏。衆人把堂前燈都吹滅了。房裏却還有燈。衆人在壁縫外。往裏



窺看叔寶此時晚飯已喫過家火都收拾出去把  
房門拴上打開鋪蓋要睡只見褥子重得緊捏去  
有硬東西在內又睡不得只得拆開了線把手伸  
進去摸將出來原來都是馬蹄銀用鐵椎打匾斲  
方的好像磚頭一般堆了一卓子叔寶又驚又喜  
點頭伸舌心中暗道單雄信單雄信怪道教我回  
山東不要當差原來有這等厚贈就是掘藏也還  
要費此力氣怎有這現成的造化他怕是怕我推  
辭暗藏在鋪蓋裡邊單二歌真正有心人也只不  
知每塊有多少來重把銀子逐塊拿在手中掂一  
掂試一試那曉得

隔牆須有耳

窗下豈無人

衆捕盜正看他暗喜的光景大家知會道你看這  
箇人是真正響馬若是買貨的客人自己家裡帶  
來的本錢多少輕重自然曉得若是賣貨的客人  
主人家自有發帳法馬交兌明白已沒有不知數  
目的理怎麼拿在飯店裡掂觔播兩這箇銀子難  
道還是他的決是響馬無疑常言道縛虎休寬先



去後邊把他的馬牽出飯店藏過了。他若一上了馬，便如龍得水，如鳥得風，就禁他不住了。二十名捕盜人，腰間解下十來條繩索來，在他房門外邊，離地一尺高，櫃欄柱礮門房樞子，做起軟絆地，綑來絆他的脚步，那怕他

大鵬有翼冲天去。

猛虎多威出窠來。

先議一箇有膽量的，先進去引他出來。店主張奇先瞧見他這一卓銀子，就留了心。這箇東西左右是沒處查考的，待我先進房去擄他幾塊，怕他怎

的對衆人道：「列老兄，你們不知我家門戶出入的所在，待我先進去引他出來，何如？」衆捕人都是曉得利害的，隨口應道：「便等你進去。」張奇一口氣呷了兩三碗熱酒，用脚將門一蹬，那門門是日夜開閉，年深月久，滑溜異常，一脚激動，便跳將出來。張奇趄進房去，竟搶銀子，可見銀子不是好東西，能生人，又能殺人。秦叔寶也爲這幾兩銀子，手脚都亂了。他若空身坐在房裏，人打進來，招架住了。問箇明白，就問出理來了。因有滿卓銀子，不道人



來拿他。只道反人進來搶劫。怒火直衝。動手就打。一掌去。邊的一響。把張奇打來。撞在牆上。腦漿噴出。桃花牙齒亂拋。瓠子。哎喲。一聲。氣絕身亡。正是  
妄想黃金入袖。先教一命歸泉。

外邊齊聲吶喊。響馬拒捕傷人。張奇妻子舉家號咷痛哭。叔寶在房裏着忙起來。就是誤傷人命。進城到官。也不知累到幾時。我又不曾通名。棄了行囊。走脫了罷。還捨不得這幾塊銀子。羅在衣兜裏。面拽開脚步。往外就走。不想脚下密布軟絆。輕輕

失倒。衆捕盜三。四把撓鈎。將秦瓊搭住。五六根水大棍。一起一落。叔寶渾身都是亂筋板肋。伏在那地。網上用膀臂護了自己頭腦。任憑攢打。把拳頭一鐫。短棍俱折。虎口都迸裂了。衆人一齊添換短兵器。上來鐵鞭。拐子。流星。鐵尺。金剛環。拳心。袖彈。兵。兵。劈拍亂打。

虎陷深坑難展爪

龍遭鐵網怎騰空

四肢都打傷了。奄奄氣絕。衆人叫掌燈火來。取冷水照面門上一噴。方才甦醒轉來。跌剝衣裳。繩穿



索綁取筆硯來，寫響馬的口詞。叔寶道：「列位，我不是響馬，是山東齊州城劉爺差人。去年八月家間，在你本府投文，曾解軍犯，久病在此。因朋友贈金，還鄉不知，列位將我誤認爲盜，誤傷人命。見官好與你們明白。衆人那里信他的言語，把地下銀子都拾將起來，贓物都開了數目，馬牽到門首，駝了東西，擡這秦瓊、張奇、妻子、叫村中人寫了狀子，一同離了皂角林，往潞州城來。這却是秦瓊、二進潞州，到城門首時，三更時候，對城上喊叫：「守城的人，

皂角林拿住，割包響馬，拒捕又傷了人命，可到州中報太爺知道。」衆人以訛傳訛，擊鼓報與太爺。蔡太爺即時分付巡邏官員，開城門，將這一千人押進府來。發法曹參軍勘問，果然巡邏官員開了城門，放進這一千人，到參軍廳。這參軍姓斛斯，名寬，遼西人氏，夢中喚起一包子酒，尚未醒，燈影下先叫捕人錄了口詞，聽得說道：「獲得贓銀四百餘兩。」便道：「我老爺在這廂，撰不出一箇錢，他有這許多銀子，有馬有器械，響馬無疑，便叫響馬，你喚甚名？」



字。那裡人。叔寶。忙叫道。老爺。小的。不是。響馬。是。齊州。車。解。公差。秦。瓊。八月。間。到。此。蒙。本。州。劉。爺。賞。有。批。迴。那。斛。參。軍。道。你。八。月。給。批。原。何。如。今。還。在。此。處。這。一。定。近。處。還。有。窩。家。了。叔。寶。道。小。的。因。病。在。此。耽。延。斛。參。軍。道。這。銀。子。是。那。裡。來。的。叔。寶。道。是。友。人。贈。的。斛。參。軍。道。胡。說。如。今。人。一。箇。錢。也。捨。不。得。怎。有。這。許。多。贈。你。明。日。拿。出。窩。家。黨。與。就。知。強。盜。地。方。與。失。主。姓。名。了。怎。又。拒。捕。打。死。張。奇。叔。寶。道。小。的。十。六。日。黃。昏。時。候。在。張。奇。家。投。歇。忽。然。張。奇。帶。領。多。人。搶。入。小。的。房。來。小。的。疑。是。強。盜。酒。後。慌。張。失。手。打。去。他。自。撞。牆。身。死。斛。參。軍。道。這。拒。捕。殺。人。情。也。真。了。你。那。批。迴。在。那。邊。叔。寶。道。已。託。友。人。寄。回。斛。參。軍。道。這。一。發。胡。說。你。且。將。投。文。時。在。那。家。歇。宿。病。時。在。誰。家。將。養。一。一。說。來。我。好。喚。來。對。証。還。可。出。豁。你。叔。寶。只。得。報。出。箇。王。小。二。魏。玄。成。單。雄。信。斛。參。軍。聽。了。一。本。的。帳。叫。且。將。贓。物。點。明。響。馬。收。監。明。日。拘。齊。窩。主。再。審。可。憐。將。叔。寶。推。下。監。來。好。利。害。的。去。處。



居喪門之地。坐白虎之方。鐵門杳杳五六重。  
陰風撲鼻。石壁峻峻三四丈。白日生寒。從狂  
高張。鎮剛悍之銳氣。荆秦密覆防踰越之私  
謀。繚柵拖來一箇箇。鳩形鵠面。柳鈴響靜一  
聲聲。鬼哭神號。風雨黃昏。青火攢生。破壁炎  
蒸。溽暑蒼蠅聚。嘔殘屍。換班錢少。遲禁子便  
敲。毒棒常例銀不到。獄官動用非刑。身落窀  
中。誰怕你聰明蓋世。頭鑽網內。那問他豪傑  
過人。須知牆外卽天堂。這是眼前真地獄。

次早解參軍見蔡刺史道。昨蒙老大人發下人犯。  
內中拒捕殺人的。叫做秦瓊。稱係濟州解軍公人。  
却無批文可據。且帶有多銀。有馬。有器械。事俱可  
疑。至于張奇身死。是實。但未曾查有窩家失主。黨  
與及檢驗尸傷。未敢據覆。蔡刺史道。這事也大煩。  
該廳細心鞫審。解來解參軍回得廳。便出牌拘喚  
王小二。魏道士。單雄信。二千王。小二是州前人。夾  
了箇州前人來。燒了香。說他是公差。飯店竝不知  
情。歇了。魏玄成被差人說強盜。專在庵觀寺院歇。



宿百方刁措。詐了一塊單。雄信也用了幾兩。隨即收拾千金帶。從人到府前。自己已有一所下處。喚手下人去府中。將童老爹與金老爹請來。原來這兩箇一箇叫做童環。字佩之。是府中捕盜快手。一箇叫做金甲。字國俊。與雄信通家相處。聞雄信到下處有人來請。逕進裡面來。雄信叫手下把外面大門關了。對二友雙膝跪下。二友慌張伏倒在地。道：兄有何話。分付小弟當効犬馬之勞。何須如此行禮。雄信道：禮下于人。必有所求。昨夜誤捉進府的秦叔寶。屈陷監中。求二位多方解救。童金二人道：就是秦瓊麼。雄信道：正是。二人道：單二哥此事掣肘此人。又招稱拒捕傷人。張奇的妻子。又補狀在府中。雄信道：求二位難處中。與我設一箇善處之法。佩之道：恐監中一時動手。可先打一小關節。拿幾兩銀子。賄賂了司獄。司獄官與牢裡的禁子。疎了秦朋友刑具。把言語寬赦了他。與他關通了。說話。次後須在參軍處。做了跟腳。這些衙官。不過是錢米。後在蔡刺史處。打一關節。關節到。大家便葫



蘆規出門了。單雄信便將千金交與憑他使用。兩箇停妥了。監中自見叔寶與他合同了聲口。斛參軍處貼肉搥魏玄成也是雄信爲他使用。無說皂角林去檢驗尸傷。金童二人買囑了件作張奇致命處做了磚石撞傷。捕人是金童二人周支不來。苦執覆審把銀子說是友人蒲山公李密王伯當相贈的。不做盜贓。不打不夾。出一箇審語解堂道。審得秦瓊以齊州公差至潞。批雖寄回。而歷歷居停有主。不得以盜疑也。張奇以金多致猜。率

衆掩之。秦瓊以倉卒之中。極力推歐。使張奇獨墻身死。律以故殺不大苛乎。宜以誤傷未減一戍何辭。其銀兩據稱李密王伯當贈與。合無俟李密等到官質明給發。

論起做了誤傷。也不合充軍。這也是各朝律法不同。既非盜贓。自應給還。却將來留難貯庫。也只是衙門討好意思。乾沒他的。以肥上官。至于捕人誣盜也該處置。若難爲了他。恐他解堂時爭執。故此都推在已。張奇身上解堂時。斛參軍先面講了。



蔡刺史處關節又通也。只是箇依擬叔寶此時得命好了，還敢來討鞍馬器械銀兩，憑他貯庫問了一箇幽州總管，下充軍，僉解起發。雄信恐叔寶前途並沒伴侶，兵房用些錢鈔，托童佩之金國俊押解叔寶一路相伴。批上就僉了童環金甲名字，當堂領文將叔寶枷鎖出府大門外，疎了刑具，同到雄信下處拜謝活命之恩。雄信道：「倒是小弟遺累于你，何謝之有？」叔寶道：「這還是小弟運途淹蹇，致有此禍。若非兄全始全終，怕不作囚圉之鬼。雄信」

就替童佩之金國俊安家，邀叔寶出西門，到一賢庄書房沐浴更衣。因有事在前途，不過換了一身布草衣着，倒收拾了百金盤費。壯叔寶行色，擺酒餞別。因行色匆匆，三杯酒告辭。雄信臨分手，取出一封書來，道：「童佩之叔寶兄在山東河南交友甚多，就是不曾相會的，慕名也少，不得接待。這幽州是我們河北地方，叔寶却没有朋友，恐前途舉目無親。把這封書收在包裹裡，面到了涿郡，地名叫做順義村，也是槩村有名的。一箇豪傑叫做張公」



瑾與我通家，有八拜之交。你投他，引進幽州，轉達公門中當道朋友，好親目叔寶。佩之道，小弟曉得，辨了雄信，三人上路。正是春日融和天氣。

過了瑤山疊翠，遠水澄清，奇花綻錦，繡鋪林，嫩柳垂金，絲拂地。風和日煖，時過野店荒村，路直沙平，夜宿郵亭館驛。見了些羅衣蕩漾，紅塵內駿馬驅馳，紫陌中。

在路上，三人也各說些自己本領，及在公門中事業。彼此相敬相愛，不覺數日之間，到了涿郡。已牌時候，已是順義村一條街道，倒有四五百戶人家。入街頭第二家，就是箇飯店。叔寶門首站住，道：賢弟，這就是順義村。要投張朋友處，下書。初會間的朋友，肚中飢餓，也不好就取飲食。常言說：投親不如落店。我們且在飯店中打箇中火，然後投書，也不遲。正是

取魚不在前灘

下截何勞急水

童金二人道：秦大哥講得有理。三人進店，酒保引領坐後面坐頭，點茶湯，擺酒飯。纔喫罷午飯，開店



門外如萬馬奔騰之狀。又不知是何事故。

總評

叔寶得銀之喜。張奇搶銀之狀。捕人設計之密。雄信周全挽回之苦。一筆筆寫出。無不逼露。

數百金。值甚。叔寶便爾驚喜。感動有此無端之喜。所以有無妄之災。○如叔寶英雄。橫得數百金。便招奇禍。今之庸妄人。却動希非分。安得令終。○投店估銀。叔寶全疎脫了。到不如雄信揮金佈置。上下周詳。然一以取禍。一以全交。可見豪傑處世。不可有一毫疎畧。



第十二回

定罪案發配幽州地 打擂臺揚名順義村

詩曰

失水蛟螭暫未伸 壯心豈肯混凡鱗

奮飛時欲遊天表 洒潤常思澤世人

羞是寸蛇誇得意 笑他尺蠖浪稱神

直交戰血玄黃滿 方信神龍氣不湮

虎瘦雄心自在 龍困靈氣不消 壯士意氣那肯在  
寥落不顯 就如漢高祖 不過是一箇亭長 見秦始



皇車駕過沛縣道大丈夫當如此矣項羽避仇會稽見秦始皇車駕東巡道此可襲而虜也偶然觸發便有按捺不住雄心收束不下壯氣叔寶同金國後童佩之出店觀看立於櫃欄前只見街坊上無數少年約有數百人各執齊眉短棍擺將過去短棍後列五方旗號中軍鼓樂簇擁馬上一人貌若靈官戴萬字頂包巾插兩朶金花穿猱頭補服繫銀面挺帶十字橫披兩疋綠段馬後又是一對藍旗許多鎗刀簇擁迎將過去叔寶問店家迎送的這箇好漢是什麼人主人道三位老爹我們順義村今日迎太歲爺叔寶道怎麼叫這等一箇兒名店主道我們這位爺姓史雙名大奈元是番將迷失在中原近日謀幹在幽州羅爺標下爲旗牌官羅爺選中史爺人材不知胸中實授本領如何發在我們順義村打三箇月擂臺三箇月沒有敵手實授旗牌官殘歲冬間立起的今日是清明佳節三箇月初時有幾箇附近的好漢後邊是遠方豪傑打過也有幾十場莫說贏得他的沒有便是



跌箇平交的眼中，也沒見果是一箇好漢子。如今又迎到插臺上去。叔寶問道：「今日可打了麼？」店家道：「今日還打一，明日就不打了。」叔寶道：「我們要去看看，可看得麼？」店家笑道：「老爹這句話說差了。難道只我們本地方有人打插臺？這順義村是箇通衢，却是四山五岳來的豪傑。老爹不要說看有本事，打也憑老爹去打。正是：

吹來殘篠發清响

撥處寒灰露異光

叔寶道：「店家且替我們把行李收了，看打插臺回來，弄還你飯錢。」叫佩之、國俊、富貴，不離其身，把盤賣的銀子，謹慎在腰間。三人出得店門，後面看打插臺的黎民百姓，織婦蠶奴，絡繹不絕，往街北走。走盡街，就是一所靈官廟，廟門首有幾畝荒地，荒地上築起一座插臺，來也只有九尺高，方圓濶二十四丈。臺下有數千人圍繞，爭看。史大奈吹打迎上插臺，就將鼓手掣在靈官廟伺候。叔寶弟兄三人，推將進來，上插臺馬頭邊，看可有人上去打。還沒有人，只見那馬頭左手兩扇朱紅欄杆，方方的



一箇夾角兒欄杆裡面設着櫃欄櫃上天平法馬  
支架停當又有幾箇少年掌這銀櫃三人到欄杆  
邊叔寶問列位打擂是箇比武的去處設這櫃欄  
天平在此何幹內中一人道朋友你不知道我們  
史爺是箇賣博打叔寶道元來是爲利那人道不  
是爲利却是圖名叔寶道要銀子怎麼不是爲利  
那人道始初時沒有這箇意思立起擂臺來一箇  
雷聲天下響五湖四海盡皆聞英雄豪傑畢聚于  
臺下我們史爺爲人謹慎恐武不善作打傷了人  
沒有憑據有一箇人上去打要寫一張認狀叔寶  
道怎麼叫做認狀那人道就是上去的本人姓名  
鄉貫年庚設箇誓也要寫在認狀上見得打死勿  
論這箇認狀却雷同不得有一箇人要寫一張爭  
強不服弱那箇肯落後都要爭先爲寫這箇認狀  
幾日不得清白故此我們史爺說不要寫認狀了  
設下這櫃欄天平財與命相連好事的朋友都到  
櫃上來交銀子叔寶道交多少此人道不多有一  
箇人交五兩銀子不拘多少人銀子交完了史爺



發號令上來打。有一箇先往上走。第二箇豪傑趕上一步。拖將下來。拖下來的。就不得上去。就是第二箇上去了。當場時有本事打我們史爺一拳。以一博十。贏我們史爺五十兩銀子。踢一脚。一百兩銀子。跌一交。贏一百五十兩銀子。叔寶道。打不過呢。那人道。五兩銀子買一頓拳頭。打殘疾回去。性命就罷了。一日常有二三十人。交了銀子。擡臺底下。先就打闌殘了。出乎其類的。上臺去。被史爺紛紛的都攢將下來。一月之間。贏了千金。遠近皆知。人心都打寒了。有銀子本領不如的。不敢到虛來。交有本領。沒有銀子的。也打不成。故此後來這兩箇月。上去打的人甚少。今日做圓滿。只得將櫃欄天平布置在此。却也不知道。可有做圓滿的豪傑來。沒有叔寶對佩之國俊笑道。這到也是豪傑幹的事。童佩之就攙掇叔寶道。兄上去。官事後中途發一箇財。兄的本領。是我們知道的一百五十兩。手取到幽州衙門中用。也是好的。叔寶道。賢弟。命不如人說也。閑我的時運不好。雄信送了幾兩



銀子沒福受用。皂角林惹出一場官事來。潞州受了許多坎坷。這里打人。又想贏得銀子。再莫說上去了。只好看看罷了。童佩之就要上去道。這箇機會不要蹉了。等小弟上去耍耍罷。他不曉得利害。只要上去耍子。這箇童佩之。金國俊。也不是無名之人。潞州府堂上當差有名的。兩箇豪傑。叔寶却與他不是久交。因這場官事。雄信引首。得以識荆。一拜叔寶。却不曾與他比過手段。見他一頭高興。要上去耍耍。叔寶却也奉承道。賢弟逢場作戲。你要上去。我替你兌五兩銀子。叔寶交銀子在欄上。童佩之上。插臺來。打那插臺馬頭。是九尺高。有十八層疆剝。纔走到半中間。圍繞看的幾千人。一聲喝采似。

一風撼倒千竿竹。

百萬軍中半夜雷。

把童佩之嚇得骨軟筋酥。這幾千人是爲許久。沒有人上去。今日又有人上去。做圓滿衆人。吶喊助他的威。却不曉得他沒來歷的嚇軟了。却又不好。回來只得往上走走。便往上走。却不像先前的本。



來面目了。做出許多張志來。咬牙切齒。怒目睜眉。搯拳裸袖。綽步撩衣。發狠上前。下邊看的人讚道。好漢發狠上去了。又有識貨的在後邊道。這箇人不是好漢。是箇沒來歷的。那人道。你怎麼知道他沒來歷。那人答道。有來歷的人。再不發狠扯開拳頭。生繃硬靠。就打。但是發狠的就是沒來歷的人。你豎眉睜眼。跌打時。可有一件用得着的麼。下邊紛紛議論。却說史大奈在擂臺上。三月不曾遇着敵手。傍若無人。見來人脚步囂虛。却也不在他腔子裡。面獅子大開口。做一箇門戶勢子。等候來人。上中下三路。皆不能出其匡郭。童環到擂臺上。見史大奈身軀高大。壓伏不下來。輕身一縱。飛仙踰。雙脚掛面。落將下來。史大奈用箇萬敵推魔勢。將童環脚拿落在擂臺上。童環站下。左手撩陰。右手使箇高探馬勢。來伏史大奈。大奈以箇織女穿梭。從右肋下鑽在童環背後。揸住衣服。鸞帶叫道。我也不打你了。攬下去罷。把手一撐。從擂臺上攬將下來。下邊看的一讓。攬了箇燕子銜泥撲通。



跌了一臉沙灰。正是

自負強中子。

輕同陌上塵。

把一箇童佩之，弄得滿面羞慙。一箇秦叔寶，急得火星爆散，喝道：待我上去，往前就走。掌櫃的攔住，道：上去要重兌銀子。前邊五兩銀子，已輪絕了。叔寶不得工夫，兌取一錠大銀子，丟在櫃上，道：這銀子多在這里，打了下來，與你算罷。也不從馬頭上上櫃臺去，平地九尺高，一擲就跳上櫃臺來，竟奔史大奈。史大奈招架秦瓊好打。

拽開四平拳，踢起雙飛脚。這一箇韜肋劈胸，敦那一箇剜心側膽着。這一箇青獅張口來，那一箇鯉魚跌子躍。這一箇餓虎撲食最傷人，那一箇蛟龍戲子能兇惡。這一箇忙舉觀音掌，那一箇急起羅漢脚。長拳架勢自然兇，怎比這回短打多掠削。二人相持數十回，不分勝敗與強弱。

也不像兩箇人打，就如一對猛虎爭餐。擗臺上滾，做一團牡丹雖好，全憑綠葉扶持。難道史大奈在



順義村打三箇月插臺。不。曾。有。敵。手。孤。身。就。做。了。這。一。箇。好。漢。一。箇。山。頭。一。隻。虎。也。虧。了。順。義。村。的。張。公。瑾。做。了。主。人。就。是。叔。寶。有。書。投。他。不。曾。相。會。的。今。日。這。箇。旗。帳。鼓。手。都。是。張。公。瑾。備。辦。了。來。附。和。史。大。奈。的。張。公。瑾。此。時。在。靈。官。廟。擺。三。席。酒。本。村。中。邀。了。箇。會。本。領。少。年。豪。傑。白。顯。道。來。陪。史。大。奈。喫。賀。喜。酒。故。此。將。鼓。手。先。叫。來。在。廟。裡。伺。候。打。完。了。插。臺。好。吹。打。安。席。飲。酒。張。公。瑾。與。白。顯。道。二。人。是。酒。友。等。不。得。安。席。正。經。酒。先。叫。厨。下。的。庖。人。取。幾。樣。果。菜。在。大。殿。滴。水。簷。前。用。矮。卓。低。檯。拿。坛。冷。酒。先。在。那。里。試。酒。

且嘗箇清聖濁賢。

不啻他你勝我負。

張公瑾道。只要熬過今日。這一兩箇時候。史朋友。事便完了。白顯道道。三箇月沒尋得一箇對手出來。那爭在這一時。平日打出了。嚇慌了人。那箇還敢來。正說時。兩箇後生慌慌的走將進來道。二位老爹。史老爹官星也。還不現。公瑾道。今日做圓滿。怎麼說這話。來人道。插臺上史爺。倒先把一箇人。



攢將下來得了勝然後跳一箇大漢上去打了三四十合不分勝敗小的們擂臺底下傍觀者清史爺的手脚都亂了。打不過這箇人。張公瑾道有這。樣事。可。可。做。圓。滿。就。遇。這。箇。敵。手。叫。白。賢。弟。我。們。且不要喫酒朋友的事不要做得有始無終大家去看看。看出得廟來分開衆人。擂臺底下看上邊還打哩。打得愁雲怨霧遮天蓋地。

黑虎金鎚降下方。

斜行要步鬼神忙。

劈面掌拳眉就打。

短簇賺孽破撩槍。

張公瑾見打得兇不好上去。只問底下看的人。這箇豪傑從那一條路上來的。底下看久了的。箇箇都知道。就指着童佩之。金國俊。二人道。那箇鬚脚裡有些沙灰的。就是先攢下來的了。那箇衣冠整齊的。是不曾上去打的。問這兩箇人。就知道上頭打的那箇人了。張公瑾却是本方土主。喜孜孜一團和氣。笑溶溶滿面春風。對佩之舉手道。朋友上面打擂的是誰。童佩之跌惱了。臉上便拂乾淨了。鬚脚還有些沙灰。見叔寶打贏了。沒好氣。答應人。



道朋友你管他閑事。怎麼憑他打罷了。公瑾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恐怕是過中朋友。不好挽回。金國俊却不惱。他不曾上去打。無榮無辱。上前來招架道。朋友我們也不是沒來歷的人。要打便一箇。對一箇打就是了。不要講打攢盤的話。就是打輸了。這順義村也認得。本地方幾箇朋友。公瑾道。兄本地方認得何人。國俊道。潞州二賢庄單二哥有書到順義村。投公瑾張大哥。還不曾到他庄上下。書。公瑾大笑。笑一箇。

千里携將錦字

對面不識張郎

白顯道指定公瑾道。這就是張大哥了。國俊道。元來就是張兄得罪了。公瑾道。兄是何人。國俊道。小弟是金甲。此位童環。公瑾道。元來是潞州的豪傑。上邊打樞的是何人。國俊道。這就是山東歷城秦叔寶大哥。張公瑾搖手大叫。史賢弟不要動手。此乃素嘗聞名。秦叔寶兄長。史大奈與叔寶二人。攏住拳。張公瑾挽住童佩之。白顯道拖着金國俊。四人笑上。搗臺來。六友相逢。彼此陪罪。公瑾叫道。底



下看打插的列位，都散了罷。不是外人來比勢，乃是自己朋友訪賢到此的。命手下將櫃擡往靈官廟中去，邀叔寶下插臺，進靈官廟鋪拜毡，頂禮相拜，叫鼓手吹打安席。元是張公瑾史大奈白顯道一箇人一席，酌的添了秦叔寶童佩之金國俊兩人。合一席安下坐來，公瑾席上舉手道：行李在干何處？叔寶道：在街頭上第二家店內。公瑾命手下將秦爺行李取來，把那櫃裡的原銀返壁于叔寶。叔寶就席間打開包裹，取雄信的薦書遞與公

折開觀看，喏元來兄有難在幽州，不打緊都在小弟身上。這箇靈官殿的酒，不過是郊外小酌，與史大哥賀喜，還要屈駕到小庄去坐一坐。六箇人勿勿幾杯，不能盡歡。公瑾早已分付手下到庄去擺酒。黃昏時候，邀衆友都到庄上，大廳秉燭焚香，邀叔寶諸友八拜爲交。

情疎同室積戈戟。

義洽天涯是弟兄。

執手相期同奮翮。

一行征雁倚天橫。

誓同生死患難扶持拜，罷擺過酒來飲到五鼓時。



候史大奈也要到帥府回話白顯道也要相陪備  
六騎馬帶從者十餘人同叔寶齊進幽州投文不  
知如何

總評

叔寶不肯打插臺纔是英雄本色見朋友輸  
了發憤上去不免見獵心喜若非張公瑾細  
密周到安知不又撩下一場事來也如公瑾  
者其爲友全交不減雄信而精密過之後來  
舉龜投地十分勇決英豪不可測識如此

這回形容史大奈上臺施設與童環高乾  
打秦瓊勇力過人公瑾委曲周全六人無心  
邂逅絕妙雜劇作料也



第十三回

張公瑾轉託二尉遲

秦叔寶解到羅帥府

詞曰

雲翻雨覆交情幾動窮途哭。唯有英雄意氣  
相孚自不同。魚書一紙為人便欲拚生死。  
拯厄扶危管鮑清風尚可追。

右調減字木蘭花

交情薄的固多。厚的也不少。薄的人。富貴時。密如  
膠漆。患難時。却似搏沙。不肯攏來。若俠士有心人。



偏道是世窮見節義。莫不極力援引。一紙書奉如  
誥勅。這便是當今陳雷也不盡數。先時管鮑自順  
義村到幽州只三十里路。五更天起身。平明就到  
了公瑾有箇熟人家。在帥府西首安頓行李。命手  
下整飯。又叫手下西轅門外班房中把二位尉遲  
老爺請來。這箇尉遲不是那尉遲恭。那尉遲恭是  
山後馬邑縣制田庄人。覆姓尉遲。名恭。表字敬德。  
乃胡地之人。故稱爲胡敬德。山後河北有此一種  
這箇也姓尉遲。兄弟二人。乃周相州總管尉遲迥  
之族。在尉遲迥因隋文帝在周有不臣之心。起兵  
身死。宗族亡滅。他兩人逃入幽州。哥哥叫尉遲南。  
兄弟叫尉遲北。二人名諱上起字尉遲南。表自強。  
尉遲北。表又強。取南方之強。北方之強的意思。向  
來與張公瑾通家相好。現充羅公標下有權衡的  
兩員旗牌官。

不能研墨致身

且向堯鑿寄迹

他這帥府東轅門外的是文官的官廳。就是幽州  
貼堂官做巡捕官。西轅門外是武弁的官廳。旗牌



聽用等官只等轅門裡面掌號官奏樂三次奏細樂中軍官進轅門扯五方旗放子母砲帥府纔開門掌號官纔奏樂頭一次尉遲南尉遲北在班房中收拾了戎服伺候本官兩箇後生走將進來叫二位爺家老爹有請尉遲南道你是張家庄上的麼後生道小的是順義村來的尉遲南道你們老爹在城中麼後生道就在轅門西首下處請二位老爹相會尉遲南分付手下看班房竟往公瑾下處來公瑾下處却有六人不好一齊相會叔寶是解到他衙門中投文的犯人童佩之金國俊是兩箇解子怎麼好與那兩箇金帶前程的抗禮把他三人藏在客房裡面待公瑾引手道達過容相見纔好來請張公瑾史大奈白顯道三人正坐手下來報二位尉遲老爺到了公瑾下階迎接上堂俱下尉遲南見史大奈在坐便開言張兄今日進城來這等早想是爲史同胞打擂臺日期已完要參謁本官的事了公瑾道此事或者有一事奉聞尉遲南道還有什麼見教



公瑾衣袖裡取出一封書來，遞與尉遲昆玉，接將過來，不工緻拆開了，兄弟二人展開觀看，畢道：「噯，元來是潞州二賢庄單二哥的華翰，舉薦箇秦朋友到敝衙門投文，托兄引首，使愚兄弟識荆。秦朋友如今在那里，請相見罷了。」公瑾纔向客房裡叫秦大哥出來，罷罷郎郎郎的響，將出來，童環捧文書，金甲卸了鐵繩，叔寶拴着虎彪軀，枷鎖出來，尉遲兄弟勃然變色道：「張大哥，你小覷我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單二哥的華翰到兄長處，因親及親，都

是朋友，怎麼這等相待？公瑾滿面陪笑道：「賢不相騙，就是這刑具。元是做成的活扣兒，恐賢昆玉有責備之意，所以如此相見，果然推薄分，取掉了，就是尉遲兄弟親手上前替叔寶疎了刑具，教取拜禮過來，就頂禮相拜。又聞兄大名，如春雷轟耳，無處不聞，恨山水迢遙，無能相會，今日得兄到此，實三生之幸矣。叔寶道門下的軍犯，倘蒙提攜，則再造之恩，不淺。尉遲南道兄諸事放心，都在我愚兄弟身上。此二位就是童佩之、金國俊了。」二人道：小



的就是童環金甲尉遲南道二位不必太謙適纔單員外華翰上亦有尊字都是過中的朋友就是愚弟兄也出自布衣微倖到此與足下沒有上下之分都請來對拜了尉遲南叫佩之那卓上放的可就是本官的解文麼佩之答道就是尉遲南道這件借重把文書取出來待愚弟兄看看裡邊的事事故待本官升堂問及小弟們曉得下邊好答應童環假小心道這是本官用鈐印彌封不敢擅開尉遲南道何水無魚何官無私就是釘封的文書也還要動了手不過是箇解文打開不妨少不得堂上難道官府自拆出不得愚弟兄兩人開拆在尉遲兄弟之身帥府有權衡的官將開外郡解文不足介意在公瑾干係最重受雄信千里之托恐怕作事孟浪波及于叔寶反爲不美却又不好阻撓公瑾善于調停命手下取火酒半杯將彌封潤透輕輕揭開把文書取出遞與尉遲昆玉展開看畢遞還童環分付照舊彌封只是尉遲南嘿嘿無言如有所思公瑾道兄長看了文書怎麼嘿嘿沉



吟尉遲南道久聞潞州單二哥高情厚誼如雷灌  
耳恨不能相見今日看這樁事却為人謀而不忠  
在張公瑾史大奈却不知說雄信爲何為人謀而  
不忠秦叔寶感雄信活命之恩見朋友說他不是  
處也顧不得是初相會只得向前分辯二位大人  
秦瓊在潞州與雄信也不是故交邂逅一面拯我  
于危病之中復贈金五百兩還鄉秦瓊命運迍  
在皂角林誤傷人命彼蔡太守問成重辟又得雄  
信盡友道不惜千金之費救秦瓊真有一再造之恩

二位大人怎麼嫌他爲人謀而不忠尉遲南道正  
爲此事先看雄信來書把兄舉薦到我那張仁兄  
處單員外友道盡矣使兄得其友則益適纔看文  
書兄在皂角林打死那張奇被蔡知府問定重罪  
雄信有挽回天地的手段使蔡太守改重從輕發  
配到敝衙門來普天下有許多福境的衛所怎麼  
不揀箇魚米之鄉偏發到敝地來兄不知我們本  
官的利害我不說兄却不知他元是北齊駕下勳  
爵姓羅名藝見北齊國破不肯臣隋令家眷統兵



一枝殺到幽州，結連突厥可汗，同心反叛，皇家累戰不克，只得頒詔招安，將幽州割與我本官，自收賦稅養老，統雄兵十萬鎮守幽州，當不毛之重地，還有許多協邊賑濟錢糧，本官自恃武勇，舉動任性，兄長初到此間，小弟不該說迅利的言語，既與兄結為相知，到此時，不得不言。解進府去，恐怕行伍中頑劣，不遵約束，見面時，要打一百棍，名殺威棒，十人解進，九死一生。兄既到此間，難處之中，如今設箇機變，教佩之把文書封了，待小弟先拿到掛號房中去，分付掛號房中，將別衙門文書掣起，只把潞州解文掛號，獨解秦六哥進去，衆朋友聞尉遲之言，俱吐舌驚為叔寶支解不來，恰似

馬逢峻坂行應恰。

舟遇狂風進苦難。

張公瑾道尉遲兄，怎麼獨解秦六哥進去？尉遲南道兄却有所不知，解進去的人多了，觸本官動怒，一槩發下來打，就不好親目了。秦六哥這却是素患難行乎患難，兄如今把巾兒取起，將頭髮鬢鬆，用無名異塗抹面龐，假托有病，童童佩之二位典守



者、辭不得責任、進帥府報道、本人途中有病、或者  
本官喜怒之間、着愚弟兄朋友們下來驗看、上去  
回覆、果然有病、得本官發放、討收管、秦大哥行伍  
中、豈不能一鎗一刀博一箇衣錦還鄉、日後功名  
富貴、易如反掌、只是如今早堂投文最難、却與性  
命相關、你們速速收拾、我把文書掛號、尉遲二  
人到掛號房中、分付掛號官、將今日各衙門的解  
文、都掣起了、不要掛號、只將這潞州一角文書掛  
號、罷掛號官、知道、尉遲乃帥府得力的兩員官、將  
不敢違命、答應道、小官知道了、此時掌號官奏樂  
三次、中軍官已進轅門、就是那中軍官、也不是等  
閑的、是箇不掛印、總兵官做這中軍官、此時叔  
寶已收拾停當、在西轅門外面伺候、尉遲將掛過  
號的文書、交與童環、自進轅門、隨班裡面放大砲  
三聲、奏細樂、扯五方旗、帥府開門、中軍官領班旗  
鼓官、旗牌官、聽用官、藍旗手、網綁手、刀斧手、一班  
班一對對、一層層、一箇箇、都進帥府、參見已畢、各  
自歸班侍立、府門首報門官報門、邊關夜不收馬



兵官將巡邏回風人役進這一起出來了第二次  
報門就是供給官進乃帥府日用紅心紙紮日用  
等物第三次報門却就是掛號官進掛號官捧號  
簿進帥府却是右規矩的解子犯人就進轅門  
裡面伺候掛號官出來却就利害了兩丹墀有二  
十四面金鑼一齊響起一面六頭牌兩面令字藍  
旗押着掛號官出西角門到大門外街臺上執旗  
官叫投文人犯跟此牌進童環捧文書金甲帶鐵  
繩將叔寶粗鎖牽進大門還不打緊只是進儀  
門那東角門鑽在鎗刀林內到月臺下執牌官叫  
跪下東角門到丹墀也只有半箭路遠就像爬了  
幾十里壁陡高山三人都喘息不定秦叔寶身高  
丈餘這一箇豪傑因在威嚴之下只覺自己的身  
體都小了月臺上中軍官叫解子上來些童環金  
甲上月臺來骨軟筋酥跪伏在地偷眼看公座上  
這位官員

玉立封侯骨。

金堅致主心。

髮因憂早白。

謀以老能沈。



塞外聲威遠。

帷中感士深。

雄邊來李牧。

烽火絕遙岑。

鬚髮斑白一品服端坐如泰山巍巍不動難道羅公有意作威他官尊勢重其威不肅而嚴他只是這等平平的說話叫中軍官將解文取上來中軍官下月臺邊取了文書到滴水簷前雙膝跪下帳上羅公看潞州刺史解軍的解文若是別衙門解來的打與不打也就發落了潞州的刺史蔡建

德是羅公得意門生這羅公是武弁的助衛鎮守幽州榮加九錫乃是武官蔡建德是方印的文官怎麼是武官的門生有箇緣故當年蔡建德曾押解軍糧赴幽州遲了糧限據軍法也就該重處了羅公見他是箇青年才子法外施仁不曾見罪蔡建德知恩就拜在羅公門下如今做到潞州正印官因此文官是武官的門生羅公見門生問成的箇犯人將文書看到底看蔡建德的才思何如問成的這箇人可情真罪當纔看見軍犯一名秦



瓊羅公忽似觸目驚心，神向外遊，停了一瞬，將文書就掩將過來，叫驗史將文書收過去，謄寫入冊。以備稽查。分付中軍官叫解子將本犯帶回午堂。後聽審童環金甲聽得叫他下去，也沒有這等走得爽利了。下月臺帶鐵繩往下就走。月臺上喊叫過堂走，却要到甬道，鬮將過去，走兩邊丹墀，出西角門。是他帥府的規矩，進東出西。尉遲南、尉遲北、偷班也從西角門跟將出來。此時張公瑾史大柰白顯道都在西轅門外伺候，問尉遲道怎麼樣了。

尉遲道：午堂後聽審，公瑾道：審什麼事？尉遲南道：從來不曾有這件事，打與不打，就發落了，不知審什麼事。公瑾道：什麼時候？尉遲南道：還早。如今老爺公務已完，閉門退堂，晝寢午膳，然後升堂問事，也要放砲升旗，與早堂一般規矩。公瑾道：早上我們且到下處飲酒，壓驚，出了轅門，卸去刑具，到下處安心，只聽放砲方來伺候。未遲，眾人且

滿酌葡萄酒釀。

同傾蘭蕙心。

却說羅公發行堂事，他這箇衙門還有上行文書。



只是天子的一道表章上行發下行文書推轂各處協邊賑濟錢糧調遣大小官將把守各處關津渡口兵符數十角衙門越大事越簡公務已完分付中軍官退班點鼓閉門退堂退到後堂不開宅門回內衙手下伏侍除了冠帶戴諸葛巾穿通袖小行衣懸玉面靛帶小公座坐下命家將問驗史房中適纔潞州解軍文書取將進來到後堂公座上展開從頭細閱一遍將文書掩過喚家將擊雲板開宅門請老夫人秦氏出後堂議事不知議出甚事來

總評

寫二尉遲打點衙門光景與張公瑾曲盡友道宛宛如觀

公瑾作事縝密精練全無武夫氣真是大作用人○羅藝見了秦宇便生猜度可想親誼之厚此是叔寶極微倖處然此際疑憂却也不小禍福倚伏豈偶然哉



第十四回

秦夫人見侄起悲傷

羅公子瞞父觀操

詩曰

梗泛萍飄莫浪悲

因風亦自得追隨

存亡久拚渾無定

骨肉何緣得再窺

老景凄其良足慰

窮途躑躅更堪奇

喜心極處番成痛

絮語喁喁淚雨垂

人生最難得離亂之中。骨肉重聚。總是天南地北。物換時移。經幾遍凶荒戰鬪。怕不是萍飄梗泛。弱



肉強會。那得聚頭。但是天祐忠良。就如明朝東平侯花雲。他在太平府。死抗僞漢陳友諒。身死忠。妻死義。止剩箇幼男花緯。託妾孫氏管領。中間生出蓮實。渡他的飢。浮槎救他的溺。一箇雷老指引他見太祖皇帝。何等周旋。豈是皇天無意。羅公只爲有事關心。不入私衙。就在後堂擊雲板。開宅門。老夫人秦氏。携公子羅成。年方一十二歲。母子相携。令管家婆了鬟小童相隨十數人。出後堂。老夫婦見禮坐下。公子侍坐于老母之傍。管家婆獻過了一巡茶。夫人開言。老爺今日退堂。爲何不回內衙。喚老身後堂商議何事。羅公長嘆道。當年遭國難。令先兄武衛將軍棄世。可曾有後人。遺下麼。夫人聞言。眼中就落下淚來。道。先兄秦彝。聞在齊州戰死。嫂嫂甯氏。止生箇太平郎。年方三歲。隨任在彼。今經二十餘年。人居兩地。天各一方。朝代也不同了。存亡未保。不知老爺今日爲何問及此事。正是

誰知國破家亦亡。

天南地北何茫茫。



羅公道。老夫昨夜夢見令先兄在帳前囑付老夫。教好好看他後輩。及至驚覺。乃是一夢。譙樓方纔三鼓。夫人道。這是親情之故。夢寐的事。也不足爲異。羅公道。夢寐的事。何足爲怪。適纔升堂。河東解來一名軍犯。夫人你不要見怪。到與夫人同姓。夫人道。河東可就是山東麼。羅公笑道。真是婦人家。說話。河東是河東。山東是山東。相去有千里之遙。怎麼河東就是山東。起來。夫人道。旣不是山東。或者天下同姓者有之。羅公道。方纔那文書上却又元有箇山東齊州公幹。到于潞州。說話。羅公年高。容易忘事。却在疑似之間。那文書還在小公座上。羅公用手揭開。又看道。夫人。這箇人正是山東人。齊州奉差。到河東潞州。夫人道。旣是山東人氏。或者太平郎有之。他面貌我雖不能記憶。家世彼此皆知。老身如今要見這姓秦的一面。問他家下行藏。看他是否。可能得勾麼。羅公道。這箇也不難。夫人乃內室。與配軍覲面。恐失了我官體。必須還要垂簾。纔好喚他進來。羅公叫家將垂簾。傳令出



去小開門喚潞州解人帶軍犯秦瓊進見他這班朋友在下處飲酒壓驚止有叔寶要防備審時答應不敢縱飲酒其餘喧譁說笑只等放砲開門纔上刑具來聽審那裏想到那小開門那棘門以內藍旗官地覆天翻喊叫老爺坐後堂審事叫潞州解子帶軍犯秦瓊見那裡找尋直叫到下處門首方纔知道慌慌張張把刑具套上尉遲南尉遲北是本衙門官童環金甲帶着叔寶同進帥府張公瑾三人進棘門不得進帥府大門只在外面伺候

消息這五人進了大門儀門上近後堂屏門後轉出兩員家將來叫潞州解子要進來了接了鐵繩將叔寶帶進後堂叫到階下跪了叔寶偷眼往上看不像早堂有那些刀斧威儀老者素衣打扮後面立青衣大帽六人盡皆垂手第二層坡臺下立家將八員都是勇巾扎袖戰襖各跨短刀是這兩班人物叔寶此時心也寬了些了羅公叫秦瓊上來些叔寶粧病怕打俯伏爬不上來因此項上鐵繩被自己曲膝壓住一爬時



就跌倒了。羅公叫家將且把那秦瓊刑具疏了。兩員家將下來把秦瓊的刑具疏了。叔寶心上又寬了些。只是不知審什麼事。羅公叫再上來些。叔寶却不好爬。肘膝往上挺那幾步。滿腹柔腸。簡點答應。上官羅公問道。山東齊州似你姓秦的。有幾戶人家。秦瓊道。齊州歷城縣養馬當差姓秦的甚多。軍丁止有秦瓊一戶。這也虧秦瓊公門應役。答應上官。口舌利便。不然也說不出這行詳細來。羅公道。這等你是武弁了。秦瓊道。是軍丁。羅公道。且住。

又來欺誑。上官了。你在齊州當差。奉那劉刺史差遣。公幹河東潞州。既是軍丁。怎麼又在那齊州當那民家的差。使秦瓊叩首道。老爺因山東盜賊生發。本州有告示。招募有能捕盜者。重賞。秦瓊元是軍丁。因捕盜有功。劉刺史賞小的馬兵。捕盜都頭。奉本官差遣。公幹河東潞州。誤傷人命。發在老爺案下。羅公道。你元是軍丁。補縣當差。我再問你。當年事。北齊主孟忠的武衛將軍秦彝。聞他家屬流落山東。你可曉得麼。叔寶聞父名。淚滴階下道。



武衛將軍就是秦瓊的父親。望老爺推先人薄分筆下超生。羅公就站將起來道：「你就是武衛將軍之子。那時却且一齊說話。」老夫人在朱簾裡也等不得，就叫那姓秦的你的母親姓什麼。秦瓊道：「小的母親是竈氏。」夫人道：「呀！太平郎是那箇秦瓊道就是小人的乳名。」老夫人見他的親侄兒，伶仃如此也等不得，手下捲簾自己伸手搗開，走出後堂，抱頭而哭。羅公也頓足長歎。公子在傍邊見母親，悲淚也啾啾唧唧啼哭起來。正是：

念年相憶徒成夢

今日相逢何限悲

手下家將着忙，把刑具拿了，到大堂外面，叫潞州解子這刑具你拿了去。秦大叔是老爺的內侄，老夫人是的親的姑母，後堂認了親了，領批迴，不打緊，明日僉押了送出來，與你尉遲南兄弟二人鼓掌大笑出府。

不須爲挽西江水

涸轍枯魚已得生

公瑾等衆朋友都在外面提心弔膽的等候。見尉遲兄弟笑出來，問道：「怎麼兩位喜容滿面？」尉遲南



道。列位放心。秦大哥元是有根本的人。羅老爺就是的親姑爹。姑母却在後面放聲大哭。已自認做一家了。我們且到下處去飲酒賀喜。却說羅公携叔寶進宅門。回內衙。分付公子道。你可即陪了表兄。到書房沐浴更衣。取我現成襯服衣粧。與秦大叔換了。叔寶梳篦整齊。洗去面上無名異。一時鮮健起來。公子就要他道。表兄。你這一時就乾淨了。許多叔寶道。不瞞表弟。方纔實是裝病來的。叔寶隨即拜見姑爹姑母。與公子兩兄弟也拜了四拜。

羅公的官尊帥府深遠。叔寶却不得出府去外邊。面別諸友。問表弟取柬帖二副。寫兩封書。一封書求羅公僉押了批廻。發將出來。付與童佩之。潞州謝雄信就報這箇喜音。一封書付本府旗牌官。遲兄弟轉達謝張公瑾三友。此時後堂擺酒。已是完備。請叔寶飲酒。羅公老夫婦就上坐了。叔寶與表弟列坐于左右。管家婆斟酒。酒行二巡。羅公開言。賢侄。我看你這般一貌堂堂。必有兼人之勇。令先君棄世太早。令堂又寡居異鄉。可曾習學得此。



武藝叔寶停杯道小侄會用雙簡羅公道正是令  
先君遺下這兩根令令裝簡可曾帶到我幽州來麼  
叔寶道小侄在潞州爲人命事蔡刺史將這兩根  
簡作爲兇器還有鞍馬行囊盡皆貯庫羅公道這  
也不打緊那蔡刺史就是老夫的門生容且差官  
去取來就是了只是目今有句話要與賢侄講老  
夫鎮守幽州在此有十萬雄兵千員官將却都是  
論功行賞法不好施于親愛我如今要把賢姪補  
在標下爲官恐營伍中有官將議論却使賢侄無

顏老夫的意思來日要往演武廳去當面比試武  
藝你果然弓馬熟閑就補在標下爲官也使衆將  
籍口叔寶躬身答道若蒙姑爹提拔惠小侄終身  
遭濟恩同再造羅公分付家將兵符傳出帥府曉  
諭中軍官來日盡起幽州鎮守人馬出幽州教軍  
場操演中軍發號令于五營四哨大小官將頭日  
人等三更天就放砲要知會這十萬人出東郭教  
場黎明時羅公放砲開門中軍奏樂簇擁史大奈  
在大堂參謁回覆打插臺事補了旗牌一行將士



都戎裝貫帶隨羅公駟馬車出帥府。

十萬貔貅鎮北畿。

斗懸金印月同輝。

旗飄易水雲初起。

鎗簇燕臺霜亂飛。

叔寶那時怎麼打扮。他武弁官各有品級。金帶是金帶。前程銀帶是銀帶。前程就是全裝披掛。帶束腰間。分其品級。叔寶却不曾受職爲官。也只像羅公本府的家將一般打扮。頭上是金頂纏駱大帽。穿猱頭補服。銀面鞞帶。粉底皂靴。公子見表兄。乃母黨的瓜葛。與本府的家將一般。心下像過意不

去的。他却纔十二歲。沒有權衡。又加不得箇服色。到表兄身上。自己帶束髮紫金冠。面前簪這顆珠纓。取將下來。本府書房中聽用的銀匠。把表兄纏駱帽面前安起箇管兒來。就將珠纓簪在上面。這珠纓到不打緊。裡面嵌着一顆夜光珠。元是邊外將官失機。求公子方便尋來的一顆寶。公子教巧手匠人。就鑲嵌在朱纓裡。面簪在表兄的纏駱帽上。映得滿面紅光。繚繞叔寶也上馬。跟羅公出東郭教軍場去了。公子帶四員家將隨後也出帥府。



守轅門的旗牌官攔住請小爺下馬公子下馬教  
手下帶了守門官叩首流淚道旗牌官甘死于小  
爺馬前不敢放小爺出轅門這守門官怎麼敢阻  
撓公子元來是羅公的將令不是今日分付的平  
昔分付下的公子雖十二歲膂力過人騎劣馬扯  
硬弓常領家將在郊外打圍羅公爲官廉潔恐公  
子膏梁之氣不惜小民踴躍百姓田苗下情不能  
上達戒下守門官再不許放公子出帥府羅公的  
號令嚴明軍威整肅公子却也不敢違父命命家

將牽馬進府回後堂老母跟前一些剛銳之氣也  
沒有拿出孩童的景象啼哭起來說要往演武廳  
去看表兄比試守門官阻撓不肯放出老夫人愛  
子之心無所不至他心裡却也要公子去却不是  
獨愛公子夫人自己有這箇私念秦瓊却是他面  
上的瓜葛不知武藝何如要公子去看看先回來  
說與他知道開自己懷抱喚四箇掌家的過來四  
人近前俱是皓然白髮齊道老僕俱在這四箇人  
跟羅公從北齊到今同榮辱共休戚都有箇金帶



前程因帥府有責任，不得差出外用。本府稱為掌家，四人自稱為老僕。老夫人不好叫他，四箇人服事公子，以美言撫慰。你四人還知事，可憐公子往演武廳去看秦大叔比試，說那守門官有攔阻之意。你說我教公子去的，只是瞞着老爺一人。就是四將道：知道了。公子見母親叫四箇掌家陪他同去，料守門官不敢相阻，得懽望蜀不止，于看操書房中收拾一張花梢的小弩，錦囊中帶幾十枝軟筋的竹箭看表。見比試回來，就荒郊野外射些飛禽走獸耍子。五人上馬將出帥府，守門官依舊攔住。呀，小爺怎麼又出來了。掌家上前道：太娘娘着公子演武廳看秦大叔比試，只瞞着老爺。一時守門官道：老將軍可是太娘娘分付的麼？四將道：不是太娘娘分付，我四箇人怎麼便好跟去。守門官道：求小爺速些回來，不要與老爺知道。公子大喝一聲：不要多言。五騎馬竟出轅門，到東郭教軍場，正似

猛獸初離押。

飢鷹乍出籠。



此時教場中已放砲升旗這五騎馬到東轅門外  
下馬營伍中大小官將那一箇不奉承公子的不  
要說公子就是這四員老將箇箇都是欽敬的遂  
命手下的將馬牽去上料取點茶的茶果奉承公  
子五人公子那里要喫什麼點茶茶果竟奔東轅  
門來來照操演只是這羅掌家恐老爺帳上看見  
公子着兩箇在前兩箇在後把公子夾在中間東  
轅門來觀看畢竟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第十五回

勇秦瓊舞簡服三軍 小羅成射鷹助一擊

詞曰

沙中金 石中玉 干將埋沒豐城獄

有時拂拭遇良工 精光直向蒼天燭

丈夫踪跡類如許 倏而雲泥倏虎鼠

漢壇高築驚一軍 淮陰固是絳灌侶

困窮拂抑君勿嗟 赴赴干城在兔豕

但教有寶懷間蘊 終見鳴珂入帝家



俗語道得好，運去黃金減價時，來頑鐵生光。叔寶在山東也做了些事，一到潞州，吃了多少波查，只是一箇時運未到，一日遇了羅公，怕不平地登天。顯出生平本領，羅公爲要扶持叔寶，大操三軍，羅公坐帳中，中軍官執令旗，站在月臺，十萬雄兵，盡地爲式，按休生傷杜景死驚開八門遁甲，正奇出戶，用兵之法，井井有條。羅公帳前大小官將頭目人等，全裝披掛，各持鋒利器械，雁翅擺班于左右。叔寶在左班中觀看，暗暗點頭，我是井底之蛙，知天地之大，在齊州當箇捕盜的差使，捉拿兩箇無名的響馬，就自負我是箇豪傑，你看我這姑爹五旬以外鬚髮蕭然，着一品服，掌生殺之權，一呼百諾，大丈夫定當如此。就是這些話，叔寶却也不曾口中明言，不過是腹內躊躇。羅公却不要看操，留心于叔寶，見秦瓊點頭，有嗟咨之意，把他令將過來，叫秦瓊答應道：有擎拳長跪。羅公問你會什麼武藝，秦瓊道：小將會用雙簡。羅公昨日帥府家宴，問過今日如何，又問今日乃故意問他，曉得



秦瓊雙簡在潞州貯庫不好就取簡與他舞因秦瓊答道會簡羅公命家將將我的銀簡取將下去羅公這兩根銀簡止有叔寶一條簡重怎麼就輕了一半叔寶這兩根簡六十四斤一根兩根簡共重一百二十八斤羅公這兩條簡却是總兵官謀幹在他標下爲中軍效勞用一千兩多些銀子叫巧手銀匠打就了這兩條簡連金鑲靶子共重六十餘斤比叔寶簡長短尺寸也差不多只是用過重簡的手用這羅公的輕簡越覺鬆健兩箇家將用錦絨袱捧將下來叔寶身高一丈跪在地下有八尺高揮手取銀簡盡身法跳將起來輪動那兩條簡就是銀龍護體玉蟒纏腰羅公在座上自己喝采舞得好難道羅公的標下就沒有舞簡的人獨喝采秦瓊麼羅公却要坐前諸將欽服之意諸將却也解本官的意思兩班齊聲喝采道好這便是百犬吠聲又道是矮人觀場公子在轅門外面爬在掌家的肩背上見表兄的簡舞到好處連身子看見就是一道月光罩住不敢高聲喝采



恐羅公帳上聽見。暗暗喜道：果然好！叔寶舞罷了。簡將雙簡捧將上來。羅公又問道：還會什麼武藝？叔寶道：小將還會用鎗。羅公叫取鎗上來。兩班官將奉承叔寶絕好的好鎗取將上來。就是鎗桿也有一二十斤重。鐵條爲心，攢竹製就。外用牛筋纏繞。生漆漆過。叔寶接在手中，把彪驅一挫。左手鬆一鬆鎗桿，右手一迎牛筋，都迸斷。攢竹粉碎。一連撓折兩根。鎗秦瓊就跪下道：小將用的是渾鐵鎗。羅公點頭道：真將門之子。命家將鎗架上，把我的細桿矛擡下，與秦瓊舞。兩員家將竟擡將下來。重一百二十斤，長一丈八尺，銀絲纏桿，點鋼矛。叔寶接在手中，打一箇轉身，把鎗收將回來。覺道有些拖帶，不甚熟落。羅公暗暗點頭道：鎗法不如。此子還可教。這里隱着箇羅府傳鎗的根脚。羅公爲何說叔寶鎗法不如？因他沒有傳授。秦瓊在齊州當差時，捕盜有功，得官府另眼相看，也就得些特運。做仗義疎財的事。江湖上行教的把勢到齊州圖叔寶的盤費。知道他用鎗，就教他一路鎗。今日是



這箇教他一路鎗。明日是那箇教他一路鎗。傳雜了叔寶却也有一段聰明。把衆教師傳他的鎗法。攢簇做一家。做一箇野戰之法。在山東捕盜。又不曾遇箇名將大敵。不過綠林中捕盜。有鎗法也得了。手無鎗法也得了。手此地無硃砂赤土爲上。他就說鎗法用得好了。却怎麼當得羅公的法眼。恰也將就稱贊幾聲。這些三脚貓的軍官見他舞得這重鎗也便吃驚。看他舞得。族不辨好反也隨着羅公喝采也便了。了一場事。連叔寶心中未必不自道好哩。叔寶舞罷鎗捧將上來。歸班羅公傳令開操。只聽得教場中砲聲一嚮。各隊中戰鼓齊鳴。將臺上號帶一旌。下邊陣勢一變。先是先天一炁。後邊總衝四陣。後成八陣。裡面又分小成。中成。大成。分撥真是

陣按八方。旗分五色。川迴練繞。日耀戈明。覆爲天。載爲地。揚爲風。垂爲雲。壁貫珠聯。龍能飛。虎能翼。蛇能蟠。鳥能翔。星移電轉。聲吼吼。鼓聲動地。亂紛紛。旗幟迷天。橫空墨霧。皂纛



標坎北之兵。徹漢朱霞。赤幟識南離之象。于  
野滿梁園之雪。旄按庚辛。亂山回寒谷之春。  
色分甲乙。頑愚不似江陵石。雄武原稱幽冀

軍。

操事已完。中軍官請號令諸將三軍操畢。稟老爺  
比試弓矢。羅公道。射箭了麼。叫秦瓊。秦瓊應有。羅  
公問道。你可會射箭麼。羅公所問。有會射。就射不  
會射。就罷的。意思。秦瓊此時得意之秋。人不知。短  
只說自己的箭舞得好。鎗又舞得好。隨口答應道。  
會射。箭常言道。寧可人前全不會。不可人前會不  
全。叔寶答應會射箭。不打緊。受許多的波查。他却  
不知怎麼樣。叫做會射箭。羅公標下一千員官將。  
止有三百名弓箭手。短中取長。長中更取長。挑選  
六十員奇射官員。却都是射那懸針滾草。百步穿  
楊。射楊柳枝。墜馬鞭。金錢眼。若射金剛腿。鎗桿。就  
算不會射的了。秦瓊答應道。會射箭。就列在那六  
十員官將班內。羅公曉得秦瓊力大。沒有這等硬  
弓。將自己用的那一張弓。九枝箭。付與秦瓊。却又



有一員軍政司掌六十員將官官衙花名卯簿設公座于月臺東首續上秦瓊名字六十一人在轅門裡面分三班站立聽軍政司唱名點將中軍官領藍旗手下月臺由轅門南去打一百八十大步弓三百六十步弓爲一里衆將官箭發半里就在那一百八十步弓基址上設下一面令字藍旗回月臺上來報了數日稟老爺衆將射何物爲奇羅公問六十一員官將麼中軍答應是羅公已知有秦瓊在內道射鎗桿罷這鎗桿是奇射中最易者不是陣上的鎗桿却是後帳發出一扛木頭鎗桿來乃頑童跳的鎗不用油漆九尺長計六十一根一扛發將出來監箭官鑼鼓號頭跟着這一扛鎗下去直到一百八十步弓基址所在却抽一根木鎗將令字藍旗換去此時叔寶還不曉得臺這此木鎗下去幹什麼事只見軍政司卯簿上唱名點將叫旗鼓官徐儉綽號鬼眼後覩是羅公標下第一箇會射箭將官挽一張弓插九枝箭下月臺丁字不整八字不齊的站立姓身軀前左手如托秦



山後右手如抱嬰兒，扯九箇滿力，弦響箭到，俱射在鎗桿上。監箭官報九箭。

雕弓開漢月。

羽箭逐胡風。

不數由基勁。

還欺李廣雄。

本官上月臺，將弓掛于左臂，擎拳長跪，聽羅公發放。那監箭官將鎗桿連箭拔將起來，雙手捧定，鼓樂吹打上來。等本官自己取箭，羅公帳上是一匹彩霞一對銀花一面銀牌，用十軍鼓樂將這員官將迎到本哨中，去慶喜軍政司。又點一員官將監

箭官又擲下一根木頭鎗，話不重敘，尉遲南尉遲北，新旗牌官史大奈，這班官將有五七人射下去，並不曾有一矢落地。叔寶却是續上的名字，那箇肯把他放在前面，若在前面，點着名射得中，射不中，轉放了心。因在後面，看見這些官將射中鎗桿，心中着忙，我也不該說過頭話。方纔我姑爹問道：會射箭，我就該答應。道：不會也罷了，他也不怪我。却怎麼答應箇會射。在齊州時，往來上司操演，那靶子上紅心也有斗大。我箭箭皆中紅心。山東



稱我會射。這鎗桿止有雞蛋粗細。從幼不  
射過。倘走了手。一箭不中。貽笑于人。多矣。就微  
倖都射中了。也不能出人頭。這些話。雖叔寶不  
曾明言。在腹內躊躇自覺。精神恍惚耳紅面熱。站  
立不穩。名已登簿。身體已在衆人叢中。不好走出。  
只是心上不悅。羅公却不要看衆將射箭。單爲叔  
寶見秦瓊精神恍惚。也就知道他弓矢不濟了。令  
他過來。叔寶跪下。羅公道。你見我標下這些官將  
都是奇射。羅公是箇有意思的人。怎麼出言自滿。  
言標下將官奇射。恐怕秦瓊不能射。故發此言。他  
秦瓊謙讓。羅公就好免他射箭。叔寶不解其意。少  
年人心生一計。出言不遜。道諸將射鎗桿皆死物。  
不足爲奇。公子在轅門外面聽得叔寶大言吐舌。  
驚張道。我這表兄也會說天話的。父親標下的官  
將射鎗桿還不足爲奇。他還有什麼奇射。羅公帳  
上也就問。你還有什麼奇射。叔寶道。小將會射天  
邊不停翅的飛鳥。百發百中的。叔寶後來臣唐貴  
爲勳爵。難道言過其實。說謊不成。他也曾射過飛



鳥射的是什麼飛鳥。因在山東路上捕盜邊海地  
方。塞雁成羣。飛在空中。叔寶郊外騎在馬上。弓硬  
箭准。紛紛射將下來。却不是指定那一箇射的。  
冒天空射將下來的。他料今日演武廳沒有飛鳥。  
把曾射過的事。遮飾眼前。却又不知道羅公年高。  
任性。只曉得他射不得鎗桿。定要他射箇飛鳥。看  
有分付中軍官。諸將暫停弓矢。着秦瓊射空中飛  
鳥。軍政司將卯簿掩了。衆將官都停住了弓矢。秦  
瓊張弓搭箭。立于月臺候天邊飛鳥。青天白日。望  
得眼酸。並無飛鳥。衆將官爲叔寶。中軍大人替  
秦將軍稟一聲。老爺十萬雄兵操演。沒有鳥雀。經  
過中軍。跪下稟事。老爺有十萬雄兵操演。搖旗播  
鼓。人馬簇擁。竟是大鵬鳥。也不敢飛過。演武場請  
老爺號令。羅公分付傳令下去。曉諭五營四哨大  
小官將人目。馬摘頭下金鈴。三軍銜枚俯伏。如喧  
譁違令。以軍法斬朝。天子三宣不及闕外將軍  
一令。這箇令傳將下來。十萬人盡數銜枚俯伏。銜  
的這箇枚。却不是每人散一箇枚子。若是散十萬



人幾日也。不得清白。三軍號色。包巾傍邊。絨繩拴  
一根竹簽。上寫一枚字。傳令銜枚。將此竹簽銜于  
口內。霎時萬籟無聲。俯伏多時。並無飛鳥。正是

風雲覘氣色。

鳥鵲避旌旗。

中軍官又稟奉老爺將令。三軍銜枚。寂靜多時。並  
無飛鳥。日色將曛。時光有限。請老爺號令。羅公道  
叫供給官。討生牛肉二方。這演武場。不是城郭之  
中。有宰割的鋪戶。筵宴諸將的酒肉。都已完備。一  
聲討生牛肉。羅公號令。又嚴藍旗官。令刀斧手出

演武場。山坡下牧童放的耕牛。活刺刺的割下兩  
塊牛肉來。上帳稟生牛肉到了。却也都不知老爺  
的作用。分付中軍官。叫軍政司。將這兩塊牛肉。掛  
在報纛旗上。將旗扯在帥字旗上面。自有飛鳥衆  
人也。還不知什麼緣故。只見血滴滴掛在虛空裡。  
晃着把那山中刁雞的餓鷹。引了幾箇來。刁那牛  
肉。羅公叫秦瓊射鷹。叔寶答應得令。張弓搭箭。于  
帥字旗下來射飛鷹。正是當局者迷。傍觀者清。公  
子在東轅門外。替叔寶着忙。我這表兄。今日定要



出醜諸般雀鳥好射。惟有鷹射不得。塵不迷人眼。水不迷魚眼。草不迷鷹眼。鷹有滾豆之睛。鷹飛霄漢之上。山坡下草中。豆滾。他還看見你這鷹射不下。鷹來言。過其實。我父親就不肯重用他。了可憐。他也是英雄。千里投人。我助他一枝箭。罷罷開袍。服取出花梢小弩。這張弓打八石氣力。稱爲八石花梢弩。把弦拽滿了。錦囊中取一枝軟翎竹箭。放在檐子上。托在懷中。那箇官將頭目十萬人馬都看。秦大叔射鷹。却不知公子在轅門外發弩。就是跟公子的四箇掌家也。不知道前邊兩箇不消說。是不知道了。後邊兩箇在他面前。怎地不知道。却向西站立。夕陽時候。日光射目。用手搭涼蓬。遮那日色。往上看。秦瓊射鳥。公子弩硬箭又不響。故此不知公子。却又不好把箭就放了。去叔寶不射他。射下鷹來。筭那一箇的帳。那些不得射箭討賞的。將官逼得秦叔寶好七嘴八舌。秦大叔射了罷。鷹下來了。叔寶剛要扯弓。那鷹又飛開去了。衆人先還是口裡催促。見叔寶不動手。衆人亂扯叔寶。見



鷹下來刁牛肉沒奈何只得拽滿弓弦發一箭去  
弓弦響動鷹先知覺看見箭來鷓子翻身用摺疊  
翅把叔寶的這枝箭裹在硬翎底下却不曾傷得  
性命秦瓊心上着忙畢竟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  
解

總評

秦瓊舞簡不奇射鎗不能而託言射鳥則奇  
矣羅公欲亮其平射而必欲窮其奇射則又  
奇矣公子暗助一弩則又成其奇者原註

自恃自矜不是沒受用人仗倆叔寶亦犯此  
病何也豈所謂富貴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  
耶然到又會成就他則所謂時來福轉耳大  
抵叔寶終帶捕盜氣故時之顛躓天亦以捕  
盜之遭遇償之而以安變吉難轉逢恩則天  
之所以成就英雄非過挫抑之也

劔嘯閣批評秘本出像隋 卷之三 終



